紅樓夢/第06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六十一回　投鼠忌器寶玉瞞贓　判冤決獄平兒行權

那柳家的笑道：“好猴兒崽子，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，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，有什麼疑的！別討我把你頭上的嗎子蓋似的幾根尻毛撏下來！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。”這小廝且不開門，且拉著笑說：“好嬸子，你這一進去，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。我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時，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應你，隨你乾叫去。”柳氏啐道：“發了昏的，今年不比往年，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奶奶了。一個個的不象抓破了臉的，人打樹底下一過，兩眼就象那鶱雞似的，還動他的果子！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，偏有一個蜜蜂兒往臉上一過，我一招手兒，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。他離的遠看不真，只當我摘李子呢，就尻聲浪嗓喊起來，說又是‘還沒供佛呢’，又是‘老太太，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，等進了上頭，嫂子們都有分的’，倒象誰害了饞癆等李子出汗呢。叫我也沒好話說，搶白了他一頓。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著，怎不和他們要的，倒和我來要。這可是‘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糧——守著的沒有，飛著的有’。”小廝笑道：“哎喲喲，沒有罷了，說上這些閒話！我看你老以後就用不著我了？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將來更呼喚著的日子多，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聽了，笑道：“你這個小猴精，又搗鬼吊白的，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？”那小廝笑道：“別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單是你們有內牽，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？我雖在這里聽哈，里頭卻也有兩個姊妹成個体統的，什麼事瞞了我們！”

正說著，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兒們，快傳你柳嬸子去罷，再不來可就誤了。”柳家的聽了，不顧和小廝說話，忙推門進去，笑說：“不必忙，我來了。”一面來至廚房，——雖有幾個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專，單等他來調停分派——一面問眾人：“五丫頭那去了？”眾人都說：“才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。”柳家的聽了，便將茯苓霜擱起，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。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：“司棋姐姐說了，要碗雞蛋，炖的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這樣尊貴。不知怎的，今年這雞

蛋短的很，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。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個買辦出去，好容易才湊了二千個來。我那里找去？你說給他，改日吃罷。”蓮花兒道：“前兒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餿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。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。什麼好東西，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，別叫我翻出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走來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見里面果有十來個雞蛋，說道：“這不是？你就這麼利害！吃的是主子的，我們的分例，你為什麼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。”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活計，便上來說道：“你少滿嘴里混唚！你娘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這幾個，預備菜上的澆頭。姑娘們不要，還不肯做上去呢，預備接急的。你們吃了，倘或一聲要起來，沒有好的，連雞蛋都沒了。你們深宅大院，水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，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。別說這個，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。我勸他們，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雞大鴨子，將就些兒也罷了。吃膩了膈，燙焯又鬧起故事來了。雞蛋，豆腐，又是什麼面筋，醬蘿卜炸兒，敢自倒換口味，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，一處要一樣，就是十來樣。我倒別伺候頭層主子，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。”蓮花聽了，便紅了面，喊道：“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？你說上這兩車子話！叫你來，不是為便宜卻為什麼。前兒小燕來，說‘晴雯姐姐要吃蘆蒿’，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雞炒？小燕說‘葷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個面筋的，少擱油才好。’你忙的倒說‘自己發昏’，赶著洗手炒了，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。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說我給眾人聽。”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彌陀佛！這些人眼見的。別說前兒一次，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，凡各房里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，誰不是先拿了錢來，另買另添。有的沒的，名聲好聽，說我單管姑娘廚房省事，又有剩頭兒，算起帳來，惹人惡心：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兩只雞，兩只鴨子，十來斤肉，一吊錢的菜蔬。你們算算，夠作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，還擱的住這個點這樣，那個點那樣，買來的又不吃，又買別的去。既這樣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象大廚房里預備老太太的飯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，天天轉著吃，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。連前兒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個油鹽炒枸杞芽兒來，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來給我，我倒笑起來了，說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。這三二十個錢的事，還預備的起。’赶著我送回錢去。到底不收，說賞我打酒吃，又說‘如今廚房在里頭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，一鹽一醬，那不是錢買的。你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又沒的賠。你拿著這個錢，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。’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。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，又說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，我倒好笑起來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這個，就是那個，我那里有這些賠的。”

正亂時，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，說他：“死在這里了，怎麼就不回去？”

蓮花兒賭氣回來，便添了一篇話，告訴了司棋。司棋聽了，不免心頭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飯罷，帶了小丫頭們走來，見了許多人正吃飯，見他來的勢頭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讓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，”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丟出去餵狗，大家賺不成。”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，七手八腳搶上去，一頓亂翻亂擲的。眾人一面拉勸，一面央告司棋說：“姑娘別誤聽了小孩子的話。柳嫂子有八個頭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說雞蛋難買是真。我們才也說他不知好歹，憑是什麼東西，也少不得變法兒去。他已經悟過來了，連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瞧那火上。”司棋被眾人一頓好言，方將氣勸的漸平。小丫頭們也沒得摔完東西，便拉開了。司棋連說帶罵，鬧了一回，方被眾人勸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，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潑了地下了。那人回來也不敢說，恐又生事。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。五兒聽罷，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，遂用紙另包了一半，趁黃昏人稀之時，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。且喜無人盤問。一徑到了怡紅院門前，不好進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遠遠的望著。有一盞茶時，可巧小燕出來，忙上前叫住。小燕不知是那一個，至跟前方看真切，因問作什麼。五兒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來，我和他說話。”小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，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，只管找他做什麼。方才使了他往前頭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。不然，有什麼話告訴我，等我告訴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關園門了。”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，又說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補益，”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。”說畢，作辭回來。

正走蓼漵一帶，忽見迎頭林之孝家的帶著幾個婆子走來，五兒藏躲不及，只得上來問好。林之孝家的問道：“我聽見你病了，怎麼跑到這里來？”五兒陪笑道：“因這兩日好些，跟我媽進來散散悶。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說道：“這話岔了。方才我見你媽出來我才關門。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里呢，竟出去讓我關門，是何主意？可知是你扯謊。”五兒聽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“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這時我才想起來了。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得。”林之孝家的聽他辭鈍色虛，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，幾個丫頭對賴，沒主兒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蟬，蓮花兒并幾個媳婦子走來，見了這事，便說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審審他。這兩日他往這里頭跑的不象，鬼鬼唧唧的，不知幹些什麼事。”小蟬又道：“正是。昨兒玉釧姐姐說，太太耳房里的柜子開了，少了好些零碎東西。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一罐子。若不是尋露，還不知道呢。”蓮花兒笑道：“這話我沒聽見，今兒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。”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，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，一聽此言，忙問在那里。蓮花兒便說：“在他們廚房里呢。”林之孝家的聽了，忙命打了燈籠，帶著眾人來尋。

五兒急的便說：“那原是寶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說：“不管你方官圓官，現有了贓證，我只呈報了，憑你主子前辯去。”一面說，一面進入廚房，蓮花兒帶著，取出露瓶。恐還有偷的別物，又細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帶了五兒，來回李紈與探春。

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，不理事務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歸房。人回進去，丫鬟們都在院內納涼，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待書回進去。半日，出來說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。”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。到鳳姐兒那邊，先找著了平兒，平兒進去回了鳳姐。鳳姐方才歇下，聽見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將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攆出去，永不許進二門。把五兒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給庄子上，或賣或配人。”平兒聽了，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兒唬的哭哭啼啼，給平兒跪著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兒道：“這也不難，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。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，還等老太太，太太回來看了才敢打動，這不該偷了去。”五兒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。平兒聽了，笑道：“這樣說，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，拿你來頂缸。此時天晚，奶奶才進了藥歇下，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兒我回了奶奶，再做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，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，自便去了。

這里五兒被人軟禁起來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眾媳婦也有勸他說，不該做這沒行止之事，也有報怨說，正經更還坐不上來，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，倘或眼不見尋了死，逃走了，都是我們不是。于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，見了這般，十分趁願，都來奚落嘲戲他。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，竟無處可訴，且本來怯弱有病，這一夜思茶無茶，思水無水，思睡無衾枕，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。

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時攆出他們去，惟恐次日有變，大家先起了個清早，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，一面送些東西，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，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。平兒一一的都應著，打發他們去了，卻悄悄的來訪襲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。襲人便說：“露卻是給芳官，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。”襲人于是又問芳官，芳官聽了，唬天跳地，忙應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，寶玉也慌了，說：“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供。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們陷害了。”因忙和平兒計議：“露的事雖完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。”平兒笑道：“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那邊所丟的露

也是無主兒，如今有贓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還肯認？眾人也未必心服。”晴雯走來笑道：“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。你們可瞎亂說。”平兒笑道：“誰不知是這個原故，但今玉釧兒急的哭，悄悄問著他，他應了，玉釧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著不問了。難道我們好意兜攬這事不成！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。兩個人窩里發炮，先吵的合府皆知，我們如何裝沒事人。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，又沒贓證，怎麼說他。”寶玉道：“也罷，這件事我也應起來，就說是我唬他們頑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。兩件事都完了。”襲人道：“也倒是件陰騭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。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兒笑道：“這也倒是小事。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來也容易，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人的体面。別人都別管，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。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。”說著，把三個指頭一伸。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。大家都忙說：“可是這話，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來的為是。”平兒又笑道：“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業障叫了來，問准了他方好。不然他們得了益，不說為這個，倒象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，煩出這里來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”襲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，也要你留個地步。”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來，說道：“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”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，平兒道：“現在二奶奶屋里，你問他什麼應什麼。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都承認。這里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半。我待要說出來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姊妹，窩主卻是平常，里面又傷著一個好人的体面，因此為難，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，還是怎樣？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体面，這便求寶二爺應了，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別冤屈了好人。”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一時羞惡之心感發，便說道：“姐姐放心，也別冤了好人，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。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與環哥是情真。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事。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。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。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我一概應了完事。”眾人聽了這話，一個個都詫异，他竟這樣有肝膽。寶玉忙笑道：“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。如今也不用你應，我只說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你們頑，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雲道：“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，死活我該去受。”平兒襲人忙道：“不是這樣說，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了，豈不生氣。竟不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，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事，何等的乾淨。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麼，好歹奈到太太到家，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系了。”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，方依允。于是大家商議妥貼，平兒帶了他兩個并芳官往前邊來，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，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系芳官所贈，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，押解著柳

家的等夠多時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“今兒一早押了他來，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，他倒乾淨謹慎，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。”平兒道：“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沒什麼事，所以姑娘不大相識。高高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”玉釧兒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娘。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，他這叔叔卻是咱們這邊的。”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“哦，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連前兒太太屋里丟的也有了主兒。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，偏這兩個業障慪他頑，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。寶玉便瞅他兩個不提防的時節，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。這兩個業障不知道，就唬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的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，不獨園內人有，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，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。他們私情各相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兒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什麼就混賴起人來。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”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鳳姐兒道：“雖如此說，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，給他個炭簍子戴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。咱們若信了，將來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。還要細細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頭都拿來，雖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別給吃。一日不說跪一日，便是鐵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又道是‘蒼蠅不抱無縫的蛋’。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才說他。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家原有挂誤的，倒也不算委屈了他。”平兒道：“何苦來操這心！‘得放手時須放手’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樂得不施恩呢。依我說，縱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，終久咱們是那邊屋里去的。沒的結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怨。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怀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著的。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”一席話，說的鳳姐兒倒笑了，說道：“憑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。我才精爽些了，沒的淘氣。”平兒笑道：“這不是正經！”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